

橘洲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对/肖应林

冬日的长沙，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它不像北方那样银装素裹、寒风凛冽，也不似岭南那般暖阳高照、草木常青。长沙的冬天，是温婉与凛冽交织的季节，是烟火与诗意并存的时光。它不张扬，却在细微处悄然打动人心；它不炽烈，却似一种沉静的姿态，将城市的历史、人文与生活气息缓缓铺展于人们眼前。

冬日清晨的长沙，没有严冬无情的肃杀，而是一种“冷而不寒”的质感。白天气温常在8至12摄氏度之间徘徊，有些凉意，却不刺骨。正因如此，人们无需裹得严严实实，只需一件呢子大衣或羽绒服，便可从容穿行于城市大街小巷。而最令人称道的，是长沙人面对冬天的独特态度。他们不惧冷，反而在寒冷中寻得生活的趣味。清晨，公园已有晨练的老人打太极，动作舒缓而有力。傍晚，广场上大妈们跳着欢快的广场舞，音乐声与笑声交织，驱散了冬日的寂寥。

深情的絮语

杨学成

随着太阳逐渐升高，城市开始苏醒。五一广场人流渐增，IFS国金中心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冬日清亮的阳光，现代感十足。而在不远处的太平街、坡子街等历史文化街区，青石板路蜿蜒曲折，两旁店铺林立，古韵犹存。老字号“火宫殿”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人们冒着微寒等候一份正宗的臭豆腐或姊妹团子。这里的冬天不靠暖气取暖，而是用美食点燃生活的热情。一锅麻辣鲜香的口味虾，一盆滚烫腾腾的牛蛙煲，足以让整个寒冬变得热烈而生动。

午后时分，不妨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感受历史的深邃与文化的厚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千年女尸、精美的丝织品与漆器，无不诉说着楚地文明的辉煌过往。馆内恒温恒湿的环境隔绝了外界的寒意，让人在静谧中沉浸于时光的流转。走出博物馆，斜阳洒在身上，微风轻拂脸庞，带来一丝凉意，却并不令人不适。此刻的长沙，像一位阅尽沧桑却依然从容的长者，静静地伫立在季节交替之中。

夜幕降临，冬日的长沙才真正展现出她最动人的面貌。万家灯火次第点亮，杜甫江阁在夜色中巍然矗立，飞檐翘角间流光溢彩，倒影映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宛如仙境。沿江风光带上，散步的人群络绎不绝，情侣依偎而行，孩童追逐嬉戏，老人们坐在长椅上闲话家常。不远处，渔人码头的酒吧传来悠扬的歌声，江轮缓缓驶过，汽笛声悠远绵长，似乎在吟唱这座城市夜晚的故事。

长沙的冬天偶尔一场冷空气南下，天空阴沉数日，飘起细密的雨丝，湿润了街道，也浸润了人心。这样的雨天，最适合躲进一

迎春花园

(外一首)
刘炳琪

日子和这花园一样
从来不见突然的惊喜
不过是，春天时开些花
秋天了，落些叶
一些鸟儿飞来，又飞走
留下空空回音
而我，永远是房子的窗
甚至不曾移步那条弯弯的小路

我想，我不应该成为一棵草
随着季节变换心情
身体里茁壮着梦
现实不如一个亭子生动
红色的柱子，阳光下很鲜艳
我却把岁月的皱褶
搬上额头，泛滥陈旧的波纹

但，一朵白云正好挂在天际
与蓝天多么默契
纵然虚无飘渺，终究道出人生的秘密
哪怕不复存在
树群努力着新绿，我听见
他们刺破泥土的呐喊
不知道未来，我依然相信
努力了，必有又一个美好的春天

薄雾，窗口蔓延
仿佛浏阳河搬到家中
我也与流水为伍
这样的早晨，多少有些诗情画意
得用更烈的阳光才能缓缓将它们迁移
窗外来的风，像妻子吹出的气
轻轻的，又带些凉意
树儿已经无叶可落
露珠更懂得时间的节奏
嘀嗒着叫人走向白天
这时，春天似乎就在门前
我刚从海南回来
到处鲜花和裙子飘荡
我仿佛看到，河里
鱼儿在跳动。河堤上
一些动物开始奔跑。有那么一下
像是某个硬物砸在地坪
我知道那不是雷
是一种金属，如针
扎我懈怠的心

浏阳河畔的早晨

薄雾，窗口蔓延
仿佛浏阳河搬到家中
我也与流水为伍
这样的早晨，多少有些诗情画意
得用更烈的阳光才能缓缓将它们迁移
窗外来的风，像妻子吹出的气
轻轻的，又带些凉意
树儿已经无叶可落
露珠更懂得时间的节奏
嘀嗒着叫人走向白天
这时，春天似乎就在门前
我刚从海南回来
到处鲜花和裙子飘荡
我仿佛看到，河里
鱼儿在跳动。河堤上
一些动物开始奔跑。有那么一下
像是某个硬物砸在地坪
我知道那不是雷
是一种金属，如针
扎我懈怠的心

易辉供图

包着的稻草上，做一个不问世事的“草包”，闻着野草晒干的味道，微闭着双眼，任池塘里粼粼波光，渐渐模糊自己的视线。

坐着电瓶车，“同汇长龙生态园”的柏油路面泛着光，风穿过手指，“植物王国食物森林”就在眼前。外表“安静”，里面可是热闹非凡！帐篷里弥漫着炭火碰撞肉类分解的香味，夹杂着面粉烤出的焦香，还有一种在城市烘烤的披萨里没有的独特香草气息。这里的香草园品种很多，全部是生态种植，可以自己做烧烤时候用，可以作为农产品外销，还可以提炼香精。

不远处，就有一大家子围着搭建的面包炉，大人忙着烧烤，小孩子围着桌子哄笑着、打闹着。炭火映照下，披萨黄白色的奶酪带着鲜香，已经躺平拉丝，香草的碎叶，撒在奶酪上，如同春日里的草甸点缀其间，仿佛要把田园的清香封存在小小的披萨盘上。热力中释放的芬芳，带着迷迭香的浓郁，百里香的悠远，罗勒的热烈，芬芳在你的袖口、鼻翼。咬一口披萨，香草的鲜香、麦粉的焦香，还有肉类的醇香在舌尖交融。冬日田园的披萨带着一点点野味，带着一丝丝温情弥漫在心间。“同汇长龙生态园”的“村字号”在不断刷屏，村咖的香、村披萨的暖，还有村奶茶的甜，每一口都是新田园的味道。

这是一间老旧农房改造的茶室，它保留了老房的肌理，泥巴和稻草混合的外墙，布满了土地的颜色和温度，粗大的木梁涂上木蜡油，泛着古朴温润的光。小木窗换成了落地木窗。可以靠在窗前，看青色的小石子铺满院子，围炉煮茶的热气慢慢升腾，草伞的稻草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还可以爬上吱吱呀呀的木楼梯，片片青瓦就在伸手之处，笑着闹着，圆一场童年“上房揭瓦”的痴梦。

等到夕阳慢慢落下，星星和月亮爬上来，周边的昆虫叽叽喳喳歌唱的时候，围坐一起，吃一口茶汤焖出的米饭，粒粒透着茶香，喝一碗金橘熬制的火锅汤底，酸甜暖到心头，再泡上一壶红茶，看叶底在壶中缓缓舒展，花香和甜香溢满舌尖。原来火锅要慢慢熬，才能熬出醇厚的底味；茶要慢慢泡，才会有叶底入水的芬芳；日子要慢慢过，才能细品其中的香和甜。

日暮时分，天青色，我捧着一杯温热的茶，坐在茶馆的屋顶上，看村子里亮起点点灯火，听虫鸣和笑语相融。这片生态园，旧时的肌理从没有散去，新的生命脉络却在悄悄生长。于此间慢行，是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并行，与自己和解。

大美长沙

一口新田园的味道

李海燕

田间的油菜，矮矮的个头，叶片尽量舒展着，轻轻地摇曳，似乎要盖着黄土地，又有点遮不住的味道，一半是青翠，一半是土黄，将冬天的肃杀悄然融化。行走在“同汇长龙生态园”，我总是担心，如果是一场大雪或寒霜，会不会将它们尽数摧折呢？“凌寒冒雪几经霜，一沐春风万顶黄。”草木总是有着自己的命数，熬过了彻骨的严寒，方能在春暖之时，铺开漫山遍野的金黄。

池塘的枯荷静默着，低着头，如同一个智者，在垂眸沉思。一只水鸟驻足在水中，长长的腿，优雅地踱步前行，涟漪揉碎了枯荷的倒影，却总荡不开千年沉淀下来的禅意。当盛夏的碧波变成枯黄的褶皱，那些纵横交错的干枯脉络里，仍藏着年少时映在荷塘的梦。经历过世事沧桑，纵使繁华落尽，残梗或低垂或倒影，或斜插淤泥，却将一身傲骨刺进这十里寒塘。“枯荷瘦影映寒塘，风力犹带旧时香。”那浮动的缕缕清香，从不会因为季节的落幕而淡却半分。

落了叶子的树，光秃着，裸露出道道的黑褐色枝丫，树杈间锥形的鸟窝格外醒目。如果是小时候，伙伴们总会挤在这棵树下，争论着有没有鸟藏在窝里，最后肯定会有人，蹭蹭蹭地爬上树干，取下鸟窝来一探究竟，从不在意离去的鸟儿，会不会循着原来的路线飞回，眷恋这被惊扰的巢。而现在寻觅鸟踪的城市，鸟窝更显得弥足珍贵，我将它定格在手机屏保里，也算是对年少时懵懂错误的一份温柔赎罪吧。

这样的农村似乎总会勾起儿时的回忆，有旧时田园醇厚的味道，又似乎融入了新的生命力。

十几株高大的樟树，撑起一片树荫，有的沐浴阳光，有的享受清凉，树根扎进泥土深处，树干向远处张望，每一道粗糙树皮的纹理，每一圈回环往复的年轮，都藏着村子蜕变的记忆。树下是竹制的桌椅，几个搪瓷缸，一个竹篾热水瓶，靠在椅背上，嗔点鲜香的瓜子，听风吹过树林的簌簌声，似乎可以和树一起，去回望那些烟火里曾经的过往。

脚步抵达之处，是一处“村咖”。阳光洒在满是藤蔓的石墙上，一股浅烘豆的柑橘酸与中烘豆的坚果香扑鼻而来，磨豆的声响，还有蹲在窗台上晒着太阳的橘猫，圆滚着身子，都可以让时光慢下来。可以在吊椅上轻轻晃悠，晃去一身的焦虑和疲惫；也可以在临窗而设的卡座上，推窗见远山含黛，端杯遇云卷云舒；甚至躺在门前用布

的鞋子丑陋至极。母亲的叮嘱在耳边反复，我却只当是无端的强迫，甚至迁怒于那场心心念念的雪。雪依旧洁白，可年少的虚荣心，却让我看不见母亲藏在套鞋里的牵挂，将那份沉甸甸的关爱，曲解成了束缚。那一刻，我竟真的恨过那雪，恨它让我不得不穿上那双“丑陋”的绿套鞋，恨它搅乱了我自以为是的“体面”。

记得那年的冰冻灾害，让雪成了一场考验。那场雪下得格外猛烈，持续的低温将树叶冻成了厚厚的冰标本，晶莹剔透却脆而易折，地面变成了一层光滑的冰壳，稍不留神便会摔倒。彼时正值高三，学业的压力如泰山压顶，即便天寒地冻，我们依旧要赶往学校。清晨的街道寂静无人，我妈帮我在鞋子上捆上稻草编成的绳结，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十分钟的路程，摔了三四跤是常事。尤其是后校门那段陡坡，更是难以登天，脚下一滑便会后退几步，只能手脚并用，一步一步退三步地艰难攀爬。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手脚冻得麻木，可那时的我们，竟毫无怨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耽误功课。直到传来学校停课的消息，那份压抑许久的兴奋才冲破胸膛，在雪地里尽情释放。那一次，雪不再是浪漫的景致，而是磨砺意志的试炼，却也让我在跌跌撞撞中，读懂了责任与坚持。

前两日，年初雪飘然而至，孩子们的欢呼唤醒了沉睡的记忆。南方人对雪的执念，似乎从未改变。哪怕只是零星的小雪，哪怕只是短暂的停留，都能让人满心欢喜，仿佛所有的期待都有了归宿。雪依旧是那片雪，只是看雪的人，在时光的流转中渐渐长大，读懂了童年不懂的牵挂，明白了年少时的执拗。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温暖，那些被误解的关爱，都在雪光的映照下渐渐清晰。

寒风依旧，雪子还在轻轻砸下。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我站在原地，任凭雪子落在肩头，心里却暖意融融。原来，雪不仅是季节的信使，更是时光的镜子，映照出童年的纯粹、青春的懵懂，也沉淀下岁月的感悟。那些关于雪的记忆，带着不同的温度，串联起人生的片段，让每一次落雪，都成为一场与过往的重逢，与温暖的相拥。

上千名孩子的欢呼，像一束猝不及防的光，刺破了办公室里表格堆砌的沉闷。指尖还凝着键盘的微凉，我推开门，凛冽的寒风便裹挟着雪子的清冽扑面而来，将连日伏案的疲惫瞬间冻凝，又在孩子们的雀跃中悄悄消融。

每一次落雪

何静

倚在栏杆边眺望，楼下的小不点们成了雪天里最鲜活的景致。有的撑开色彩斑斓的小伞，帽檐压得低低的，小皮鞋踩着细碎的雪子，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像是在与初雪悄悄对话；有的索性伸出稚嫩的手掌，任由那些六角精灵在掌心轻盈舞蹈，转瞬化作了一滴微凉的水，却在眼底漾开满足的笑意；更有胆大的，仰头张开双臂，让雪子落在脸颊、眉梢，感受着这份来自冬日的温柔亲吻，笑声清脆得如同碎裂的冰晶。

那一刻，隔着半栋楼的距离，我却觉得自己与孩子们前所未有的贴近，与遥远的童年也骤然相拥。南方的雪向来吝啬，记忆里的落雪少得可怜，却每一次都刻进了岁月的肌理，呼之欲出。小学时的雪，是纯粹的欢喜。总爱蹲在操场边，看雪花落在破旧的瓦屋顶，一层一层，将斑驳的灰瓦染成洁白，那些平日略显酸涩的房屋，竟瞬间化作了童话里的冰雪城堡，纯净得不染一丝尘埃。下雪天最是自由，我们可以在雪地里肆意奔跑、滚打，掀起雪球互相投掷，任凭雪水浸湿棉衣、渗透鞋袜，回家也不会挨骂。大人们总说，南方的雪是稀客，来了便要好好待见，这份宽容，让童年的雪天多了几分肆无忌惮的快乐。

少年时依旧爱着雪，心态却悄悄变了。那时的我，开始在意旁人的目光，嫌弃套鞋的笨重丑陋。婆婆曾在炉火旁跟我念叨，她八岁才踏进学堂，十二岁便因家境贫寒辍学，连买笔纸的钱都凑不齐，大冬天更是穿着一双破布鞋踩在冻土上，想要一双套鞋都是不可求的梦。而我，却因为母亲要我穿上那双绿色的套鞋闹别扭，对着她大发脾气，觉得那笨拙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 学习实践科学理论

2 宣传宣讲党的政策

3 培育践行主流价值

4 丰富活跃文化生活

5 持续深入移风易俗



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
长沙市文明办

设计 星辰在线(长沙文明网)